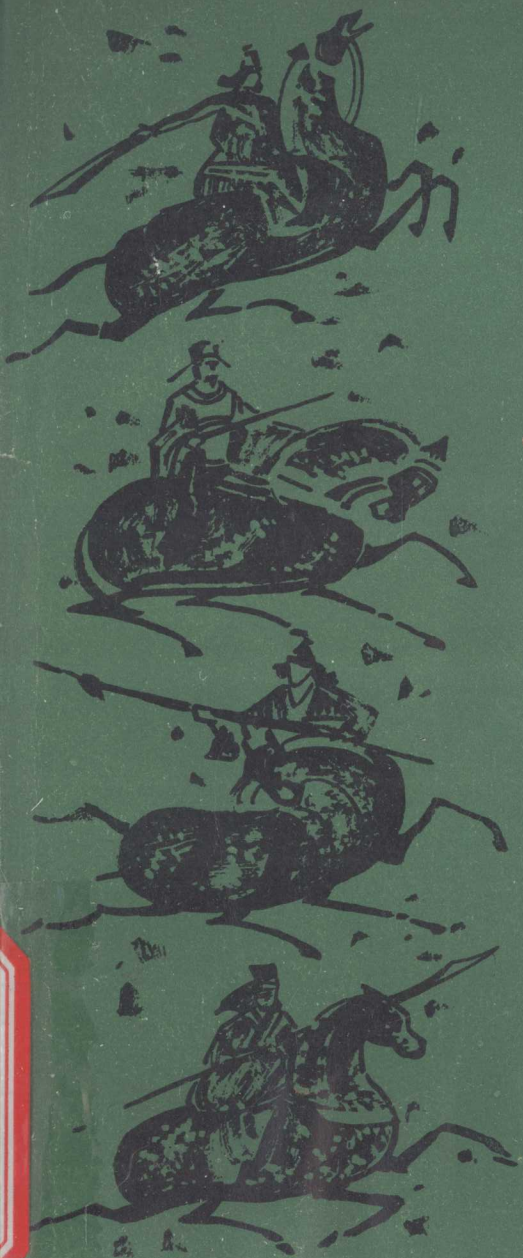


评 书

明 英 烈

(取 襄 阳)

单田芳 述录
王俊明 整理



(评书)

明 英 烈

(取襄阳)

单田芳 述录

王俊明 整理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取襄阳》是评书《明英烈》的第二集。上接《武科场》，下接《战滁州》。本集主要情节是：朱元璋武科场脱险后，投奔舅父郭光卿。不久，他去襄阳贩乌梅，在梅马店招亲。因菊花会上题反诗，逃出虎口，在于桥镇起义称王。接着智取襄阳，胡大海搬兵，众将归附，最后战败元军，收降焦、向二将。

评 书

明 英 烈

(取 襄 阳)

单 田 芳 述 录

王 俊 明 整 理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102,000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5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7,700

责 任 编 辑：耿 瑛

责 任 校 对：郑 楨

封 面 设 计：安 今 生

统 一 书 号：10158·686

定 价：0.37元

明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 回武毅

(31)

元史卷之二十三 列傳第

卷之二十三 列傳第 回十第

(31)

元史卷之二十三 列傳第

目 录

- 第一回 死而复生主仆见面
悲欢离合夫妻重逢 (1)
- 第二回 拒勒索好汉打无赖
献乌梅仇寇变恩公 (17)
- 第三回 菊花会智斗张玉
真武顶力劈陈伦 (31)
- 第四回 朱元璋纵崖逢义士
奋勇军徒手抗元兵 (47)
- 第五回 三兄弟沙场巧相会
二法官沛县抖神威 (60)
- 第六回 胡大海托孤张道士
朱元璋幸逢赛展熊 (75)
- 第七回 刘伯温神机妙算
朱元璋起义称王 (86)
- 第八回 首战告捷生擒张玉
出奇制胜计取襄阳 (99)

- 第九回 投明主张玉接帅印
遇强敌二将中飞刀 (115)
- 第十回 七雄山虎将会群杰
襄阳城义军战元兵 (133)

目 录

(1)	西川牛生去冀西渡	回一章
(11)	姜道梁朱合善遇害	回二章
(11)	唐依许天投奔徐晃	回三章
(12)	公祖安成办粮兵船	回四章
(12)	五海平峰会休兵	回五章
(14)	台相餐饮解危真	回六章
(14)	士义德德德德德德	回七章
(16)	梁依德甲德军德军	回八章
(16)	会时以德本德德三	回九章
(18)	德德德德德德德二	回十章
(18)	士德德德德德德德	回十一章
(19)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回十二章
(19)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回十三章
(20)	王德义放德德德德	回十四章
(20)	王德德德德德德德	回十五章
(22)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回十六章

第一回

死而复生主仆见面

悲欢离合夫妻重逢

话说本书第一集说到脱脱想用飞铁鸟炸死众举子，可巧天降大雨，火器失灵，脱脱无奈收兵，众举子纷纷逃命。

单说朱元璋随人群闯出重围，天已昏黑，大雨滂沱，对面不见人。朱元璋呼兄唤弟谁也没有找着，无奈只好策马冒雨疾行。好不容易熬到风停雨住，天已大亮。朱元璋连人带马浇得象水鸭子一般，冻得他浑身发抖，上牙打下牙。他把马带住，往四外看看，只见一片旷野荒郊，不知是何所在？

朱元璋不由得一阵着急。回想起昨天弟兄们还在一块出生入死，一夜之间就颠沛流离、各奔东西，自己成了失群孤雁，好不令人伤心！倘若元人在此再有埋伏，恐怕自己性命难保；即便没有埋伏，我又到何处安身？朱元璋立马荒郊，左右为难。忽然，他觉得一阵昏迷，天旋地转，心里不住翻腾：不好，要闹病！哎呀，真要是病倒了可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岂不是陷入了绝境？朱元璋浑身瘫软，趴在马背上。这匹马以为主人叫它走呢，抖了抖鬃毛，无精打彩地向前方走去。

朱元璋在马鞍上趴了好半天，昏昏沉沉好象置身云雾之中。过了不知多久，他强打精神，抬头向前边观看，恍恍惚

惚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座庙。他心想：我先到庙中歇息歇息，找把火取取暖，烤烤衣服再说。他心里想着，这匹马已经到了庙门前。他挣扎着从马背上下来，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过了好一阵，朱元璋心里才明白过来，哎呀，我怎么躺到大道上了？这要是遇上官兵不就没命了吗？他紧咬牙关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晃晃来到庙中。只见这座庙是个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土地庙。孤零零的只剩一间大殿。庙门对着大道，和尚、老道一概皆无。里面的神像也都是缺胳膊少腿，残破不全。朱元璋挣扎着爬到神案前，就觉得一阵眩晕，二次又昏迷过去。

朱元璋正在昏昏沉沉之时，隐约约听见庙门外有行人说话：“哎，兄弟，这是谁的马呀？看，这上边还挂着一条枪呢，还有个包袱。”又听另一个说：“我听说昨天良乡县开仗来着，双方死了不少人。甬问，一定是哪个人阵亡了，战马落荒跑到这来了。”头一个人又说：“这是活该咱哥俩发个外财呀。牵到集上，最少也能卖五十两银子。咱哥俩二一添作五，怎么样？”“对，就这么办！”“吁——驾！”踏踏踏——把马牵走了。朱元璋一听马被人牵走了，心想可坏了！牵走我的马这不等于要我的命吗？马没了我可怎么走哇？他想喊他们把马留下，可是干嘎巴嘴就是不出来声。朱元璋这一急非同小可，气堵咽喉，两眼一翻又背过气去了。朱元璋昏死在庙内，如果再来人，眼看就要气绝身亡。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太阳偏西的时候，从大道上来了两个人，衣衫褴褛，一个手中提着瓦罐，另一个拎着一个竹筐，直奔土地庙而来。看上去这俩人的年纪仿佛，都在

三十岁上下。提瓦罐这个先说话了：“兄弟，我今天的运气真不错，撞上一家娶媳妇的。我进去一道喜，管事的二话没说，先赏了半吊钱，又给了我半盆折摺。你看看，瓦罐都快装不下啦。净是肉哇！瞧，里边还有肉段、丸子、辣子鸡呢，可把我乐坏了！”说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个瓶子来，“你看这是什么？一斤烧酒！这是我拿要饭钱从烧锅买的，原浆二锅头。今儿晚上咱俩好好过过瘾，解解馋！”说罢哈哈大笑。另一个笑着说：“大哥，真是巧极了，我的运气也不错。前边有一家搬家，大车陷到泥里，好几个人弄不出来，我一看，光着脚就下水了，帮他们扳着车轱往上拽，一叫劲就把车拽上去了。这家的主人高了兴，从车上给我拿下二十多个白面馒头，还有一包烧羊肉。你看，我这筐也装满啦。那个主人又谢了我半吊钱，我说不要，人家非给我不可，这不，钱在怀里呢！嘿嘿……”

两个人连说带笑来到庙前，发现庙门开着，一个就说：“嗯？谁把门给推开啦？好象有人进来了。”说着，他二人进门来到殿内。低头一瞧，都愣住了：“妈呀，这是谁死到这啦？”两个人东瞅瞅，西看看，见四外也没有什么变化，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到神案上。其中一个人蹲下身，用手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手腕和心口窝。他一摸心口还有点热气，手腕还有脉搏，这才松了一口气。“兄弟，别害怕，这个人还没死定，大概还能缓过来。来，你帮我把他捆起来，呼唤呼唤。”两个人把朱元璋捆着坐起来，一个扶着肩头让朱元璋靠在自己身上，另一个把朱元璋的腿给盘上，然后抓住胳膊一边不住地轻轻摇晃，嘴里一边不停地呼唤：“醒醒

吧！我说，醒醒吧！”后边这个人也伏在朱元璋的耳边呼唤。

就这样连摇晃带呼唤，慢慢地朱元璋才缓过这口气来，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那俩人一看都乐了：“行啦，死不了啦！赶快把他的湿衣服脱下来烤烤，把咱的破衣服先给他披上。”两个人把朱元璋的湿衣服扒下来，又把破干衣服给他披上。然后，又从桌子下边取出些干树枝和破木头，用火镰点着了两堆火。工夫不大，衣服烤干了，地也烧热了，他俩给这种热地起了个名字叫“八宝得胜炕”。他二人把朱元璋轻轻地抬放到热地上，二次把干衣服给朱元璋换上，又把瓦罐吊好热上。等把菜热好了，从桌下边又取出一只破碗，盛了一碗热汤，慢慢给朱元璋灌了下去。过了不大工夫，朱元璋就把眼睛睁开了。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多大的病。不过是连日的劳累，加上两天多水、米没进，又被大雨浇了一天一夜，连累带饿，疲劳过度，虚脱了。还得说他二十多岁正当年，又有武功底子，火堆一烤，加上一碗热汤下肚，逐渐就苏醒过来了。他睁眼发现面前两个形同乞丐的人，挣扎着要起来。那俩人赶紧捺住他：“壮士，你刚见好，可别受了风，多躺一会儿吧！”朱元璋问：“是二位救了我的性命？”“可不是么，要不是我们俩回来得是时候，再过一宿你的命就交待啦。”朱元璋听罢连连点头，心中无限感激：“二位恩公，若非恩人相救，焉有我的命在！二位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二人齐说：“哎呀壮士，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壮士你是哪里人氏？看你的穿着打扮不象是个平常的人，你如何落到这般光景？”朱元璋口打唉声，就把入京

城夺状元、中暗计、闯重围，以至众兄弟失散，自己落荒到此，战马被人牵走，一着急昏厥过去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两个人伸着脖子听完了，又问：“那么，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乃安徽凤翔府人氏，姓朱名叫朱元璋。”两个人一惊，互相看了一眼，又问：“有个朱元龙你认识不？”朱元璋也是一愣，心说，朱元龙是我当初的名字，已经多年不叫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朱元龙也是我。”朱元璋一说不要紧，就见这俩人哎呀一声，双膝跪倒：“少爷呀，我们可把您找到了！您叫我们找得好苦哇！”说罢放声大哭。这一哭可把朱元璋闹糊涂了，心说：少爷，谁是少爷？我从小没爹没娘，七岁到皇觉寺当小和尚，十二岁在马家寨给人家放牛，穷得叮当响，怎么当的少爷呢？不用问，一定是他们认错人了：“二位不要哭，你们认错人了吧？”“哎呀我的少爷，一点都不错，我们提个人您认识不？”“哪一位？”“此人家住安徽滁州府北门里，姓郭名叫郭光卿。”“哎呀！”朱元璋听罢心中一动：怎么不认识呢，郭光卿不是我亲舅舅吗！“二位，郭光卿是我的舅父。”“对啦，他老要是您舅父，我们管您叫少爷还有错吗？跟您说，我们俩是他老手下的家人，我叫郭福，他叫郭禄。”

书中代言，原来朱元璋自幼父母双亡，随姐姐朱玉环长大成人。他有个亲娘舅叫郭光卿，住在滁州，生活也很困难，虽然是至近的亲戚，怎奈他自顾不暇，也无力相助。后来郭光卿做了几份买卖，发了财，成了滁州府有名的富户。自从元兵火烧乱石山陆庄之后，朱玉环无处安身，就投奔滁州舅舅家中。郭光卿一听说外甥朱元璋下落不明，十分担忧。

有道是亲亲相顾。郭老员外日夜挂念外甥的下落，就派家人郭福，郭禄二人带着许多银子到处寻找朱元璋。谁知他二人偏偏在路上遇到了土匪，钱财衣物被抢劫一空。还好，总算没把命搭上。两个人也不敢回滁州了，怕见到郭光卿不好交待。后来，只落得沿街乞讨，成了叫花子。今年夏天他二人流落到燕京附近，就住在这座破庙内。白天上街讨饭，晚上就在庙中过夜。想不到今天在此巧遇朱元璋，郭福、郭禄喜出望外：“我的少爷呀，要不是今天巧遇，我们俩这辈子就回不去滁州啦！”朱元璋也很高兴，心想，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啦：“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哪！郭福说：“少爷，这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什么话咱们回到滁州再说吧。”朱元璋说：“我的身体现在还很虚弱，先将养两天再赶路吧。”郭福、郭禄点头说好。

书说简短，三天后朱元璋身体复原，主仆三人这才上路，直奔滁州而来。朱元璋怕遇上官兵多有不便，于是绕开州城县府，尽量从僻静之处通过。一路上全仗郭福、郭禄讨饭为生，直至入冬才来到滁州。郭福先进府报信，郭光卿听说把外甥朱元璋找到了，老员外非常高兴，亲自迎出门外，朱元璋见过舅父，进门后，又见到姐姐朱玉环，姐弟二人抱头痛哭。郭员外叫朱元璋沐浴更衣，全家才吃团圆饭。边吃边谈，朱元璋从乱石山结拜一直说到武科场脱险，郭光卿连连点头。从此，朱元璋便在舅舅家中安下身来。

朱元璋从小受苦，没过过安静舒服的日子。自从到了舅舅家之后，可享了福啦。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鸡鸭鱼肉，喝的是茗茶参汤，住的是凉台暖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使奴唤婢，真好比到了另一个世界。平日朱元璋很少出门，抓紧时间刻苦攻读。什么《诗经》、《易经》、《春秋》、《礼记》他都读透了。特别是兵书，看得更多。有孙武子的《孙子兵法》，韩信的《练兵操典》，白起的《十阵图》，姜尚的《车战篇》，黄始公的《三略六韬》，乐毅的《治军辑要》等。还有张良、萧何等一些古人的名著。看不懂的地方就向舅舅请教。俗话说，开卷有益呀，日积月累，朱元璋的学问和知识可真提高不少。与此同时，他还能抽时间练习武艺，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他也从不间断。后来，他还收下何二愣、范永年等十个徒弟，朱元璋领着他们天天习武，还把自己发明的小洪拳传授给了他们。

郭光卿是一个世事通明，目光远大的人。他看透了，大元朝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另外，他通过茶余酒后和朱元璋谈古论今，议论时事，发现朱元璋绝非平庸之辈。他对外甥的胆略和见识十分赏识。郭光卿对外假意逢迎官府，捐款纳税无不为首。私下里却暗中联络有志之士，察访政局的变化，伺机而动。

光阴似箭，一晃三年过去了。朱元璋感到心头烦闷，十分思念失散的弟兄。不知他们几个流落何处去了，生死祸福如何？真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宁。郭光卿发现外甥闷闷不乐，当晚便把他叫到书房，细问究竟。朱元璋述说了自己的心事，郭光卿随即给他出主意说：“最近风闻湖北一带很不平静。许多义军揭竿而起，看来民心思变，元朝的破灭，势所必然。过些天你可以贩卖酸梅为名，到襄阳去一趟。一来察看民情；二来寻找失散的弟兄；三是联络湖广英雄，看准

时机，就可以揭竿而起。其中一切费用，我都包下，你看如何？”朱元璋一听，喜出望外，当下和舅舅定妥。郭光卿择良辰，定吉日，挑从人，备船只，做好了行程的一切准备。这一天，朱元璋带着何二愣、范永年等十个徒弟，拜别了舅父舅母、姐姐、外甥，扯篷扬帆，直奔襄阳进发。一路上饱览了长江两岸的壮丽风光，真是山青水秀，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同时，朱元璋也看到沿途的百姓遭受苦难，哀鸿遍野，逃荒结队，乞丐成群，沿江一带的码头上卖儿卖女者比比皆是。朱元璋看在眼里，不由得义愤填膺，对元顺帝的残暴统治愈加切齿痛恨。

这一天上午，日上三竿的时候，朱元璋所乘的三桅大船靠近了襄阳府北关码头。船夫们抛锚搭跳，撤篷解缆，大船徐徐靠岸。朱元璋跳上岸去，只见码头上人声嘈杂，熙熙攘攘。行人车马密如蝼蚁，大船小船挤满了码头，桅杆就象田野里的高粱一般。接亲送客的人群，擦肩碰臂，拥挤不堪。大街上，店房饭庄十分兴隆。接站的伙计们手中都提着红灯笼，上边写着店铺的字号，什么“悦来店”、“吉顺店”、“天德客栈”、“迎宾老店”……五花八门，字号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伙计们都是能说会道的人，一个个不停地喊叫，招揽顾客：“老客住店吗？住我们吉顺老店吧，我们那儿：房间宽敞，侍候周到，被褥干净，吃住方便。”还有的伙计扯着脖子喊道：“老客们别走了，住我们悦来店吧！我们那儿：屋子干净，价钱便宜，没苍蝇，没蚊子，没跳蚤，没臭虫，没蝎子，没耗子。内有饭庄，通宵营业，备有车马，管接管送。住十天以上九折收费，住一个月的八折。便宜呀

便宜，快来住吧！”朱元璋等人择选了一家梅马招商店落了脚。店房的伙计先套车把众人接到店里，又帮着何二愣他们把船上的酸梅都卸下来，又雇了二十辆大车，将五万斤酸梅拉回店房入库。当晚休息不提。

这家梅马招商店在襄阳城的东大街闹市中心，门前左右都是买卖铺户，十分繁华。这个店也比较讲究，前后九进院落，青堂瓦舍，方砖铺地，又清洁又肃静。朱元璋在二进院包了一个院套。上房两间，配房五间。他自己住正房，何二愣等人住在配房。这院中栽着很多花草，香气四溢，彩蝶纷飞，沁人肺腑，环境很是幽雅。

朱元璋给大伙放假三天，他领着徒弟们游古迹，逛街市，洗澡看戏，玩得好不痛快！到了第四天才开始推销酸梅。哪知买卖行情很不遂意，几乎无人订货。朱元璋不免心中焦急。这五万斤酸梅，本钱就得上千两银子，加上一路人吃马喂，食宿店账，花销又很大。眼下天气又十分炎热，雨水也多，酸梅要是烂了，整个就得赔进去。虽说舅父有钱，不在乎这些，但总还是不赔的好哇。朱元璋再三催促何二愣、范永年，快加紧联系推销。他们前后又跑了七八天，仍是一家订货的也没有！又过了几天，库里的酸梅开始腐烂。朱元璋赶紧带领众人，又搬又挪，连晾带晒，一天忙到晚，累得腰酸腿乏，龇牙咧嘴。朱元璋也愁得唉声叹气。

偏偏这个时候，又赶上一件倒霉事：襄阳一带闹开了瘟疫。发病的人浑身发烧，上吐下泻，而且传染得十分厉害，一病就是一家子。这种病俗称“窝子病”。结果不出十天，全城内外十家有八家都得了病。朱元璋和徒弟们也没能

幸免。真是越渴越吃盐，越热越加棉。病先是从何二愣、范永年身上发起的：这天，何二愣觉得肚子疼，一连跑了几趟厕所。范永年第二天也趴下啦！第三天，那几个兄弟也来劲了，师兄弟换班上厕所。

徒弟们没好呢，师傅也病倒了。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还能咬牙挺着，可是，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呀！您想，一宿功夫跑十八趟厕所，谁受得了哇！第二天，朱元璋的腰也弯了，眼眶子也塌啦，脸也青啦，精神也没啦。天刚放亮，他从茅房出来，两腿发颤，两眼发黑，差点没摔倒。他只好手扶着墙，慢慢往回挪。当他路过存放酸梅的库房时，无意中一提鼻子，就觉得酸梅的清香味沁入心肺，清凉爽神。而且越闻越好受。这是怎么回事呢？朱元璋便取出钥匙，把库房打开，从筐里抓一把酸梅，一边闻，一边吃。您说怪不？吃完酸梅，也不吐啦，也不泻啦。瘟病不治而愈。朱元璋恍然大悟，原来酸梅能治瘟病。他马上叫徒弟们都吃了，果然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住店的老客们听说酸梅能治瘟病，都纷纷来向朱元璋乞讨。总之，谁吃了谁好。可了不得喽，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一下子传遍了襄阳城。人们奔走相告：“快到‘梅马招商店’找滁州的朱老客买酸梅去吧，回来一吃就好。”哎呀，一时间，买酸梅的顾客拥挤不堪，这下朱老客的买卖可开张喽！朱元璋和徒弟们简直都乐颠馅啦，马上决定：酸梅提价。本来推销不动的东西，现在成宝贝了。不论斤卖，论个儿卖啦！俗语说“货卖用家”，又道是“缺者为贵”。别说论个儿卖，这会儿就是切着卖也有人买呀。几天的工夫，五万斤酸梅几乎一扫而光。朱元璋

决定留下仅剩的两筐，以备急用。大概一算，收入的银子，超过了本钱的几十倍！师徒十一人别提多高兴了，摆酒设宴，庆贺了两天。师徒们尽情玩乐不提。

且说朱元璋，这天晚上没有睡意，在上房屋里把灯拨亮，打算拢拢账。因为本钱是舅父拿的，所以，不论赔赚，账目总要清明如水，不能糊里巴涂。大丈夫财帛分明，这是考察人品好坏的一条。朱元璋坐在灯前，一边翻阅账本，一边打着算盘，边算边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听算盘珠“噼哩啪啦”地响动。正在他聚精会神算账时，突然，从后窗外闪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蹑足潜踪，来到窗下，隔着缝隙往屋内看了半天，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把窗户纸捅开，“叭！”扔到屋里来了。朱元璋吓了一跳，猛回身喝问：“谁？”停了片刻，窗外没有动静，朱元璋把笔放下，定了定神，心中暗道：“难道有贼？”借着灯光他忽然发现了扔进来的那件东西。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字柬，里边包着一块石头。朱元璋忙把字柬打开，揉揉眼睛，在灯下仔细观看，只见上写着几行娟秀的字迹：

鸳鸯两分离，
相会恨无期。
一别整十载，
妾泪濡裳衣。
生当复归来，
欢娱在今夕。

落款处工整地写着一个“媛”字。朱元璋看罢，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多年前的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朱元璋想起什么来了？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啊！前边说过，朱元璋自幼失去双亲，由于生活所迫，七岁时便到皇觉寺当了小和尚，十四岁到马家寨，给大财主马洪家放牛。马洪是个十分苛刻的人。朱元璋放五十头牛，只管吃穿，不给工钱。说是牛倌，其实什么杂活都干。扫院子、打柴、涮锅洗碗，买东西，跑腿学舌，里里外外一天紧忙活。就这么干也讨不出好来，经常挨打受骂。但是，寄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没办法，为了活命，只好咬牙忍着。

那年冬天，冷风彻骨。都进腊月了，朱元璋还穿着单衣服，夹鞋片，手脚都冻肿了。因为他属于半拉子，所以不给房子住，春夏住马棚，冬秋住牛厩。晚上他冷得实在受不了，就挤在两头牛中间取暖。有一天早晨，雪花漫天。快到五更的时候，宅院楼上的一扇窗户开了，从窗子里露出一个青年女子的身影，见她仰看漫天的飞雪，若有所思。她是谁？她就是马洪的独生女儿马玉媛。马玉媛年方二八，知书达理，为人正直，性格爽快，马洪对她也爱如掌上明珠。富门闺秀，年逢芳龄，不免闲来寂寞。这天早晨起得挺早，见外面飞雪，便推开楼窗观赏，以解心头的寂闷。无意中她眼光扫过牛厩，看见正蜷缩在牛群中睡觉的朱元璋了。马玉媛不觉心中一动，这不是我家雇的牛倌吗？看冻得多可怜！她心中又暗暗埋怨起爹爹马洪来，十冬腊月的，连件棉衣都舍不得给人家穿，这么冷的天，还不把人冻坏啦！越想越觉得牛倌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命丫环把衣箱打开，取出自己那件大红缎子面，玄狐的斗篷，叫丫环下楼去给朱元璋盖上。丫环知道小姐的脾气，不敢多言，便拿了斗篷到牛厩轻轻地盖在